
●沈靖韜接受訪問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　攝


●沈靖韜（中）摘得范・克萊本國際鋼琴賽冠軍。

2025年，年僅29歲的香港鋼琴家沈靖韜在范・克萊本國際鋼琴大賽中奪得金獎及觀眾大獎，成為該賽事創辦63年來首位封冠的香港人。2026年11月，這位載譽歸來的音樂家重返大館，不過這次他不僅是演奏者，更是策劃者。在「和弦不同——無界樂章」音樂節中，他將親自策劃兩場名為《啟承之間——樂探今昔》的室樂音樂會，以羊角號、二胡與鋼琴的罕見組合，展開一場跨越文化與時代的對話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　陳藝　圖：受訪者提供

沈靖韜音樂會《啟承之間——樂探今昔》

11月27日（五）晚上7時

11月29日（日）晚上6時


●少年沈靖韜已被譽為「音樂神童」、「鋼琴天才」。


●沈靖韜在「大館操場音樂節2024」表演《坐看雲起時——夜曲》。


●沈靖韜在范・克萊本國際鋼琴賽演奏。

鋼琴家沈靖韜：

在音符間尋找對話 在邏輯中抵達自由

沈靖韜的音樂之路起步極早。三歲學琴，十歲便在德國埃特林根國際青少年鋼琴比賽中奪冠，十三歲時參演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紀錄片《世界頂尖音樂神童》。然而，與許多自幼便專注於職業道路的音樂家不同，沈靖韜的青少年時期並未放棄通識學科的學習，他在英國時就讀普通中學和大學，不僅修讀英文、法文、政治及數學等多門學科，還在數學方面表現出極強的興趣，曾作為代表參加奧林匹克數學競賽。

從「好奇」到「專注」

「我很喜歡去學習不同的科目，到現在都是如此。」沈靖韜說。這種廣泛的涉獵並非不務正業，而是源於他極強的好奇心，「我自己本身都是一個很有好奇心的人，每次見到新的事物都會不由自主地去思考其背後的邏輯因果。」直到21歲時，他才真正決定去將音樂作為終身事業。「在我自己十八、十九歲的時候，也許去參加成年組的比賽我未必表現得格外出色，我其實已經有了一點感覺，感覺到其實我是能夠做到的，我和其他優秀的選手之間也許就只是差了幾年的努力。」那一刻，他決定給自己一個機會，全心投入。進入大學讀書後，沈靖韜更發覺因為自己多年來練習鋼琴的功底，在轉向職業道路時，頗有得心應手之感，「可能比我走其他的職業道路都要更容易一些，因為我有這麼長久的底子。」

談及外界常問音樂家要作出多少「犧牲」，沈靖韜認為「犧牲」並不是適當的詞彙。「做任何事都可以兩面去看，你可以覺得好痛苦，或者你也可以覺得這是一種學習，你是可以很享受的。」他認為，關鍵在於「永遠都要知道一件事的大方向是什麼，最終的目標是如何」。他觀察到很多人「只是一直做，但是未必知道每件事背後的邏輯」，而他不同，無論練琴還是做事，他奉行「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去思考背後的原因，前前後後全部都要合理。」

從小被冠以「天才音樂神童」的美譽，沈靖韜常被邀討論天分與努力的關係，他坦言：「過去都有很多人講靠小聰明、靠天分，可以帶你達到某一個位置，但是在天分之後，最重要的都是努力和專注。」在21歲之前，他認為自己彈鋼琴確實靠天分和興趣支撐；21歲之後，他則更加學會了如何用極致的專注去匹配自己的天分。

練琴的邏輯

沈靖韜有自己的一套練琴方式。在受訪過程中，隨着記者追問的不斷深入，他發覺實際上他對於鋼琴的審美與他對數學和結構的迷戀息息相關。「我練琴實際上並不是練得很多。」他坦言，如果是真正有目的的練習，坐在琴前的每一秒他都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「我不會因為今日要練哪個曲目就單純只是練習這隻曲，我的練習方式是會去思考我到底想從這隻曲目當中有怎樣的收穫，我有怎樣的目標，想清楚這些我才會開始去練習。」

他有兩個極為獨特的習慣。第一是「錄音」：「我基本上每日練琴都會錄音，好似演奏給自己聽。你彈的時候很難客觀聽到自己彈得怎麼樣，在聽錄音的時候，卻可以毫不費力就發現哪裏做得很好，哪裏可以改進。」第二是「冥想式想像」：「就好像是在腦中去想像，我如何將這樣的曲目彈出來。有時候不方便在鋼琴前練習，或者不是你習慣彈的那架琴的時候，你可能彈出來的效果就會變化，就更需要演奏者去想像出來音樂的效果和流向。」

他將音樂的呈現比作電腦程式的輸出：「我經常覺得，我表達曲目的時候，就好像是在寫一個軟件，是先要充分地思考，足夠多的練習其實是為了把思考到的東西表達出來。」這種對邏輯與結構的執着，也體現在他對作曲的審美上。德國作曲家、鋼琴家和指揮家布拉姆斯是沈靖韜的最愛，「布拉姆斯寫的每一個音符都有邏輯，並且都能夠和樂曲上下的結構相配搭，而不只是因為『覺得好聽』去寫。」此前，沈靖韜還曾彈過布拉姆斯的作品集合，不少人都驚訝於他幾乎可以將一個半小時的曲譜盡數背下來，沈靖韜解釋說，「因為作曲家寫的上下結構之間全部都是有聯繫的。理解了這樣的邏輯之後，就覺得好像我都可以自己完全地寫出來，要背下來就很容易。」

啟承之間　中西藝術再相逢

在沈靖韜眼中，音樂可被視作嚴密的邏輯藝術，同時又可以是充滿驚喜的試驗或對話。2024年冬至前夕，沈靖韜曾在大館奏響貝多芬的《月光奏鳴曲》。那晚，他的琴聲遊走在蕭邦、艾爾蘭和拉威爾之間，將不同作曲家心中的月光之美通過音樂帶給觀眾。時隔11月，繼2025年奪得范・克萊本國際鋼琴大賽冠軍後，沈靖韜選擇重返大館，並親自策劃兩場室樂音樂會，聯同法國小提琴家 Fanny Clamagirand、二胡演奏家陸軼文，以及同時演奏法國號與羊角號的 Bar Zemach，並呈獻梁皓一及 Ofer Ben-Amots為羊角號、二胡與鋼琴三重奏譜寫的全新委約作品。是次音樂會命名為《啟承之間——樂探今昔》，「啟」與「承」分別指向「啟發」與「傳承」，也包含「開啟」與「承接」之意。「其實兩個意思都是有的。」沈靖韜說。

羊角號是一種主要用於猶太宗教儀式的古老吹奏樂器，音色原始、粗獷。沈靖韜還記得第一次聽到羊角號與鋼琴合奏時的難忘情形，覺得「不僅好有趣，音色的碰撞都好特別」。而與二胡的合作，則讓他感受到了另一種文化共鳴。「我們身為中國人，自然要宣傳自己傳統的中國樂器，有這樣的機會正好達成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。」為此，他還特別委約了香港作曲家梁皓一和以色列裔美籍作曲家 Ofer Ben-Amots，為羊角號、二胡與鋼琴三重奏譜寫新曲。「我沒有給他們任何限制」，驚喜的是，兩位作曲家都找到了很有趣的方向。沈靖韜在受訪時表示，期待在排練中，繼續將這兩首新作「拉闊」：「因為這兩位作曲家過去都是寫西方樂曲的，現在要處理這樣特別的樂器的時候，都會明顯感到他們創作的方法是有一些不同的。」談到策劃與演奏的區別，沈靖韜說：「策劃是我在平時演出中就經常會涉及到的部分，因為每次演出都想要做得更好，更加會去思考如何可以從曲目安排中加強邏輯和敘事感，主動去想幾首曲目之間有怎樣的關聯。」音樂會的結構方面，沈靖韜期待能夠呈現某種對話的巧思，比如有羊角號和西方的法國號的交流，二胡與小提琴的交流。不僅是樂器的配搭，他更希望觀眾能在大館這一特殊的場景中，感受到不同的地理、文化之間藝術的碰撞。


●沈靖韜　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　攝

AI時代的現場：人與人的交流無可取代

觀點

在人工智能（AI）飛速發展的當下，沈靖韜對音樂的未來有清晰的判斷。他認為，AI確實可以取代一些繁瑣的工作，比如「電梯音樂」或餐廳背景音樂的創作，從而讓人類音樂家「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，去寫一些真的會比較前衛的作品」。但他更強調，現場音樂會的核心價值是AI無法觸及的。「live的音樂會，完全是AI無法取代的。不管是在音樂廳還是在任何場地舉行的現場表演，那種演奏者與觀眾以及觀眾之間的現場交流感是無可取代的。」因此他並不擔心AI會取代鋼琴家，沈靖韜反而認為，當技術門檻被AI拉平後，真正區分藝術家和平庸的演奏者的，正是那種無法被演算法複製的人的溫度與獨特演奏風格和邏輯。

張大千再傳弟子戴宣安憶巴西八德園畫緣


●近日，巴西華裔畫家、巴西戈亞斯州聯邦大學設計系教授戴宣安為巴西學生傳授畫法。　受訪者供圖

時值2026中巴文化年，巴西塞阿拉聯邦大學孔子學院日前邀請張大千再傳弟子、巴西華裔畫家、巴西戈亞斯州聯邦大學設計系教授戴宣安線上開講中國傳統文化。年逾古稀的戴宣安以一幀幀故園舊照、一幅幅丹青佳作，鉤沉師祖張大千的旅巴生涯。20世紀50年代，畫家張大千輾轉海外，蔔居巴西。他在聖保羅市郊摩詰鎮營造起一座「八德園」，築亭鑿池，植松蓄石，復將湖光山色收入畫中。這些景致，戴宣安仍歷歷在目。

戴宣安15歲隨雙親遷居巴西，現仍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梅州客家話。他師從張大千關門弟子孫家勤，是大風堂第三代傳人。張大千旅居巴西，曾蓄猿為伴。戴宣安少年心性，「樂見」兩隻長臂猿攀於畫室窗前，伴大千先生作畫。張大千離開巴西時，將長臂猿贈予聖保羅動物園。「牠們都有名字。我到動物園去，喚牠們的名字，牠們便歡喜得跳起來。」戴宣安說。

戴宣安展示了一幅張大千所繪八德園五亭湖圖，旁佐昔日園林舊照。他常隨兩位先師漫步八德園，隨兩位老師作畫。「大千先師常從口袋掏出大白兔奶糖給我吃」，這在當年的巴西可是稀罕物，「那個甜，忘不了」。戴宣安說，園中奇石自中國海運而來，松木則各有雅名，取春雷驚醒蟄蟲之意，頗得中國節氣之趣。園中更有一處「筆塚」，埋葬張大千用過的毛筆。

1956年，張大千赴歐舉辦畫展，與畢加索相會於法國戛納，兩位畫壇巨匠切磋畫藝，互贈墨寶。「畢加索送給張大千的那幅畫，我就在摩詰鎮的畫室中見過。」戴宣安說，彼時，西方抽像藝術方興未艾，而張大千遠在巴西，亦於中國傳統筆墨中醞釀着一場丹青新變。「兩位大師雖循不同藝途，卻在東西方美學的交匯處相遇。」

戴宣安觀張大千、孫家勤畫山畫荷，亦得師門潑墨潑彩之法。他認為，潑墨潑彩山水雖近乎西方抽像繪畫，卻始終保留着中國畫之「留白」與「寫意」。「我生活在熱帶的巴西，生活在炎熱的戈亞斯，自然不會一味畫中國山水。」戴宣安說，但他所求者，「仍是以中國筆墨寫巴西風物。」 如今，戴宣安執教於戈亞斯州聯邦大學，每逢周六在戈亞斯首府戈亞尼亞開設中國書法習藝班。戴宣安說，「不會中文的巴西學員，四周（時間）下來也習得三十六個漢字。」孫家勤曾轉述張大千的一番叮囑：中國名山甚多，黃山卻不可不去。戴宣安念念不忘，終於在去年赴中國登臨黃山，一償夙願。張大千作於八德園那長達17米的黃山畫卷，如今於戴宣安，已別有一番況味。


●1970年，巴西聖保羅，戴宣安（左一）與其父母和張大千（右一）合影。　受訪者供圖

●中新社